

西風烈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去东来

XIQU DONG LAI

杨长安 著

西去 东来

杨长安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去东来/杨长安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513 - 0191 - 6

I. ①西…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9904 号

西去东来

作 者 杨长安

责任编辑 马凤霞 闫 斌

整体设计 高 薇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 - mail: tbyx802@163. com

tbwyzbb@163. 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插 页 2

字 数 450 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13 - 0191 - 6

定 价 42.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101118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主 办：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陕西省作家协会 陕西出版集团
承 办：太白文艺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胡 悦
副主任：刘 斌 薛保勤 雷 涛 陈建国
委 员：吴丰宽 禹鸿斌 齐雅丽 张 炜 党 靖

评审委员会：

主 任：陈忠实 贾平凹
委 员：肖云儒 李 星 畅广元 李国平 韩鲁华 刘炜评
 段建军 杨乐生 王芳闻 冯希哲 韩霁虹

題西風烈士書
陝軍集結
再創輝煌

庚寅夏

平凹



■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题词

导言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 刘斌

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杜鹏程、柳青、胡采、李若冰等老一辈作家是陕西文学的奠基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铸造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陕西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93年“陕军东征”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和好评之后，作为文化大省，陕西作家已经形成了整体优势，但还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格局，没有形成陕西文学创作的浩大声势。

鉴于此，遵照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胡悦同志的指示，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作家协会、陕西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就是希望通过三四年的时间，筛选陕西本土作家原创作品，推出能够展示我省文学创作水平的优秀作品，形成“文学陕军”的品牌，带动我省作家进入新一轮的创作热潮。

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战略是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发展实际，着眼于加快文化、经济长远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当前，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省委、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力扶持原创性的“大戏、大剧、大片、大作”，使我省的文化精品生产水平持续稳步提高。省委宣传部决定对“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重大文化精品项目从政策、财政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就是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搭建桥梁，编织纽带。

文学即是人学。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人文的复兴。陕西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我们推出“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宏大的文学工程，就说明我们有勇气、有能力、有信心把陕西文化大省的文学资源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雷涛

去年这个时间，和省作协的几位同事在一起闲聊，话题由陕西作家是否存在“断代”现象扯到了有无希望使文学陕军再次勃兴。当时有人直言，陕军有望“二次东征”。我不主张用“东征”一词，因为它有对兄弟省市同行们的不敬之意。但我渴望陕西文学再度辉煌，当然也包括大量新人新作的涌现。

闲聊中有人提出可否以“集体亮相”的方式推出一批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个话题当时只是说说而已，但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太白文艺出版社交流并向省委宣传部领导汇报时，得到的赞同和响应都是热烈的。这就足以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只要想干事、能干事，就能干成事的时代。

作家和出版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不论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时期，都应当建立互信互爱、密切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项目有了省委宣传部的肯定和支持，就有了整个社会和媒体的关注；有了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联姻”，我们就搭建起了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桥梁，这样可以集结更多更好的作品，做最广泛的宣传、最大化的市场，不光要出成果，还要出效益以及影响力。这对促进陕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了将这个项目做好，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争取上级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媒体的舆论宣传，在全国营造更加浓厚的关注陕西文学创作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要动员社会力量关注和支持这项工作。

对文学创作者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要积极创新文学观念、内容、风格和流派，从生活实践中丰富素材、提炼主题、鲜活语言、捕捉灵感，创作更多生活气息浓郁、底蕴丰厚，有一定的精神高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文学精品，为广大群众提供一场文学盛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 陈忠实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这项前所未有的文学图书出版计划的基本思路时，一个作家从我的记忆深处浮泛出来。

他年轻时穷困，穷困到不惜冒险参与海盗行径。但他突然发生了良知反省，产生了想写小说的欲望，而且这欲望强烈到不可压抑，急切到刻不容缓，他便逃离了海盗团队，栖居在海边小镇一个小屋里写起了小说。写成一部小说后，跑了几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但他痴心不改，更加专注于新的小说构思和创作。终于有一部小说得到了一家出版社老板有点勉强的认可，决定出版。他喜不自胜，拿着说不清是稿酬还是版税的10美元酬金，到当铺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赎了回来，再把剩下的几美元全部买成最粗劣便宜的面包，堆在屋子里，潜心进入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到面包吃完的时候，他又把那辆自行车送到当铺里，换几美元再买粗劣便宜的面包，继续他的长篇小说写作……直到他走红并响亮于美国文坛，直到他的作品被众多出版社预约、抢购，甚至高价收购，这样，一个享誉美国乃至世界的伟大作家终于铸成不朽。他就是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即将启程的庄重而又令我鼓舞的仪式上，我想到杰克·伦敦如果是在当代中国陕西，肯定会进入“西风烈”图书出版系列，而且完全可能早几年就破土而出。因为“西风烈”出版工程的决策，正是基于

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出版现状做出的。任谁都能看到，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着一热一冷的现象，名家的作品成为抢手货，本省难得留住，多数流向省外出版社出版；而众多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写出的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出书成为普遍性困难。这是实施市场经济运作的出版业必然发生的现象。而“西风烈”出于发掘、扶植和培养有才华有潜力的新一代陕西青年作家，整合陕西作家整体实力的主旨，出版工程不是只盯着知名走红的作家。

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图书出版市场，能够做出这样大气魄大动作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无疑出自一种富于远见的大思路大眼光，是为着尚未破土而出也尚未成名的陕西的“杰克·伦敦”们铺桥修路的，也就是为着陕西未来的文学事业的灿烂前景的。

陕西被认为是文学重镇。中国“十七年文学”有陕西作家的重要建树，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陕西作家不同凡响的声音。在当代文学界，尤其是陕西文坛的各界读者群体，似乎都在关注陕西文学的未来，更偏重于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前景。能引起各方各界读者的关注，深以为幸，也是一种催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个“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出版工程的实施，便是最务实的扶植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举措。得着这样有力的扶持，陕西的青年作家将减除杰克·伦敦当年的苦苦挣扎，能够缩短破土而出峭立未来中国文坛的时间，不仅创造陕西文学的新风景，也将成就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景观。

我为进入“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作家庆祝，并期待好作品不断出现。我对项目的创立者和实施者诚表钦敬之意，你们的思路，你们的用心，都是为着神圣的文学事业的。

著名文化学者 肖云儒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属于叫人眼前一亮、拍案而起的大点子。这是陕西文学队伍的一次大的展示，也是陕西文学创作的一次大的策划，还是陕西文学出版的一次大的行动。面对着这个行动，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以前陕西的几次文学出征，包括六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那一个群体在全国的影响，获得了“陕西是中国文学重镇”这样一个称号的回报；包括九十年代的“陕军东征”，强化了陕西是文学大省的这种威望和力量。

这一次行动和上两次出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上两次陕西文学出征，基本上是陕西文学创作力的展示；这一次出征是策划力、创作力、营销力、执行力的综合展示。上一次的出征还停留在文学生产传统的循环圈内，也就是“作者——出版社——读者”这样一个传统的三维循环圈内；这一次出征已经进入了“作者——策划者——出版者——营销者——读者”整个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生产的大的良性循环圈，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次这个行动，基本上是策划和创作同步，但是策划先行。它策划意识之强烈，对资源组合的观念之强烈，包括创作资源、出版

资源、党政资源、市场经济的资金资源的组合，还有它形成品牌的带动能力等等，标志着陕西文学生产力进入文化产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这次行动在陕西的文学史上和出版史上都具有一个转型的意义。我唯一希望的是，把这个输血型的行动转化为造血型的，更新资金，融合资金，使文学产业链能够更快地提升。

1章

公元2005年四月初，地处关中腹地、西安市近郊的两河县天气渐渐回暖，东方大街两侧的国槐嫩芽从被严寒约束了一冬的皮囊中使劲挣扎出来，给树冠披挂上了新绿，探头探脑试图向世界宣示它稚嫩的存在。

刚落了一场春雨，梅英从空气略显污浊的商店大门走出，随之就感觉外面湿漉漉的，清新爽快中又透出一丝霉腐的气息。

东方大街是两河县近年新崛起的一条主商业街，也是外面客人进入县城行政商业中心的主要通道，因为条件所限，尽管已经拓宽，但还是显得狭窄了些。

吃过中午饭，梅英被在这条街上做生意的大姑姐打电话叫过来帮忙，这时候回家给两个上学的孩子做晚饭。

暮色即将下来，梅英迈着优雅的步伐沿着人行道向西走，黑色高跟鞋敲击着人行道上的地砖，有节奏的“噔噔”声在人来人往的嘈杂声中依然清晰，充满诱惑力。身材修长、秀眉秀眼的梅英一身藏蓝色西式套装，露出里面的雪白衬衣领子，一抹雪白酥胸上面是一条闪闪发光的黄金项链，头发扎成一条马尾辫子，显出几分活泼调皮。

西方天际的火烧云燃烧着，幻化着妖艳梦幻般的色彩。望着西方的火烧云，梅英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远隔千里在新疆行医的丈夫刘东亮模模糊糊的影子，脸上顿时泛起淡淡的忧郁。

像城乡大多数留守妇女一样，梅英同样也有着她的寂寞和期盼，守活寡的日子总是很难熬的，但是，一天天也就这么过来了。

穿过正街十字，再向前走二百米，向右一拐，就进了一条胡同式街道，旧名叫做竹笆街，和西安市的竹笆市一样，过去是卖农副产品的街市。以后几经变迁，再加上近几年城市的扩张，这条街道失去了贸易的功能，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村街道。街名却延续下来，把历史存储进时间的记忆里。

尽管整个村子已经融入城市，村中也有了几栋相对来说现代化的建筑，毕竟农村的气息还很浓，村民的身份也没有改变。

贴白瓷片的门楼上面，朱红色琉璃瓦闪闪发亮，透出古朴的气息。“家和万事兴”五个大字镶嵌在门楣正中央，宽大厚重的铁红大门敞开着，三间正房、两间耳房一览无余。

“门开这么大干什么？”心里嘀咕的梅英一进门，就看见婆婆正在收拾院子里小石桌上的东西。老太太六十多岁，前额的头发脱落得露出了光亮的头皮，眼袋和皱纹无

情地催生出岁月的沧桑。石桌周围是散乱的烟蒂，桌上是纸杯残茶，吃剩的哈密瓜、葡萄。晶莹剔透的马奶子葡萄像一粒粒珍珠，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哈密瓜的清香味。

“妈，来客了？”梅英问。

老太太抬头看见她，笑得眼睛眯成一条小缝，脸上的皱纹微微颤动着说：“小三回来了。”

这个小三不是现时对二奶的那种称呼。他是男的，梅英的丈夫，大名刘东亮。老太太前面生了刘东亮两个姐姐，刘东亮排行第三，所以从小被称为小三，一直叫到现在。刘东亮前几年去新疆乌鲁木齐行医，轻易不回来，梅英已经习惯了，所以听到他回来的消息反而有点儿惊讶。

婆婆的话刚落点，还没等梅英回思过来，刘东亮就从里屋出来了。

刘东亮大约一米七五，蓄着一头短发，长相虽然是那种放到人堆里找不着的主儿，气质上却给人一种自负和傲然的感觉。他左胳膊窝里夹着一条新疆产的“雪莲王”香烟，右手提着一个纸箱子，上面的图案显示出好像是水果一类的东西。走过母亲和梅英身边的时候说了一句：“我出去一下。”

也不知是说给母亲听还是说给梅英听。

“才回来又要走，梅英回来了，也不知道和梅英说说话，屋里有蜚驴蜂蜚你都不是？”老太太有点儿不高兴，沉着脸训斥。

“我去看党哥，一会儿就回来。”刘东亮见母亲这样说，连忙赔笑脸，挺直的腰也微微弯下来。看了眼梅英，脸色又一沉，也不答理，迈步向外面走去。

梅英也生气了，说：“死到外头就不要回来。”

径直出了大门的刘东亮好像没听见。

面对婆婆，梅英勉强笑了一下，说：“妈，我去做饭，你晚上就在这儿吃。”转身，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下来了。

婆婆脸上露出歉然的神色，跟进厨房，对梅英说：“你别生气，狗日的小三就这德行……挣了几个钱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一会儿回来我好好收拾他。”

老太太话虽然这样说，有个在外面挣大钱的儿子，心里还是很自豪的，话语里底气也很足。

梅英抹了一把眼泪，进到厨房，挽挽袖子洗手，拿起面盆就去舀面，说：“晚上吃面条，我和面擀面。”

跟了进去的老太太叹了一口气，从菜筐里摸出几根葱择，然后看着和面的梅英脸色说：“男人要是在外边挣钱，就顾不上家。董祥还不是在外面十几年，把徐曼放在家里。你也不要埋怨小三，腰里有钱谁愿意背井离乡受罪呀！”

梅英和面，搪瓷盆与案板接触，刺刺啦啦响。她边和面边说：“村上在外面挣钱的人多了。董祥与外面的女人都生了娃了，回来还不是对老婆好，哄老婆开心。人家谁像小三，才挣了几个臭钱，就烧得不行了，回来都不想跟我说话。过个大年，三十晚上都不在家里睡。这个家现在连旅社都不是了。”

婆婆劝她说：“梅英你别这样想，你对他好些，他还不对你好？人心都是肉

长的。”

梅英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看你儿子的心是生铁的，这个日子过不长了。小三要不是在外面有人，也不会对我这么个态度。”

婆婆看着梅英生气中含着凄然的脸色，劝她说：“这你可要好好想想……小三在外面有人没人你也没见是不是？瞎想就容易冤枉人。两个娃都那么大了，小三还能咋……都好好过日子，小三我收拾他。这跟放风筝一样，有家里这个线牵着，他飞得再高再远，拽一下还不是得回来？”

梅英边揉面边说：“你看现在离婚的还少了？还不都是男人在外面胡弄，日子过不下去……线有时候就断了，本事再大也拽不回来。”

刘东亮出了门，听后面梅英的话不顺耳，眼皮向上翻了翻，不想回头与梅英多说话，摇摇头也不生气。女人都是这样，神经兮兮的。他想起他们战友——电视台记者杨永生说过的孔夫子一句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对待女人，连孔圣人没有办法，更何况他刘东亮。

走在村街道上，刘东亮不断向遇到的人点头，笑着打招呼。叫叔的，叫婶的，叫大兄弟的，叫妹子的，显得很谦和，有亲和力。农村人喜欢亲和力，旧社会有些当官的回村里来，不管骑马坐轿，都是在村外把人打发了，然后步行进村。如果不这样办，引起村里人的反感，死了都没有人抬埋。现在社会进步了，有小车的直接把车开到门前，或者开进院里，人们也不大计较。不过，态度还是要有的。

刘东亮尽管谦和，却掩饰不住从心底里泛起的只有暴发户才有的自负和浮躁气。

他父亲在他十多岁的时候患肝癌死了，母亲守寡含辛茹苦把他们姐弟拉扯大。他后来当了兵，复员回来安排在氮肥厂当工人。国家关闭小氮肥厂，刘东亮下岗了。经过一段时间彷徨后开始跑江湖。三四年时间，先是在建筑工地搬砖提灰当小工，后来收过羊皮，卖过老鼠药。卖老鼠药后来是主业，他的战友——电视台记者杨永生就很夸张地说，刘东亮把后院里半堵红砖墙都砸了卖了老鼠药了。刘东亮还学过扎针，一边卖老鼠药一边给人治病。几年下来，治病还是有些心得的。

前几年，经同是他们战友的董祥撺掇，办了假医学院的文凭和假行医证，到新疆乌鲁木齐一家医院承包科室，专门看疑难杂症。把家里的积蓄全拿走了，还不够，党水生和田耀辉、孙建中几个战友还帮他凑了十几万块。

第一年挣了二十多万。很是扬眉吐气。

看病这个事儿，只要开门面，就有患者进来，更何况刘东亮承包的还是正规医院的科室，更何况还在电视台不断打着广告，吸引人的眼球。

刘东亮好面子，回来要了新庄子，把房子盖了。三间正房，两间耳房，虽然比不上村里的其他富裕户，外面看起来和村中大多数住户一样，不怎么打眼，内装修却比较前卫，又买了液晶电视、冰箱，装了空调，厨房里配备了电磁炉、微波炉、电压力锅，基本上现代化了。

出了村口就到了主街上。刘东亮掏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号码，然后把手机放在

耳朵上听。一阵悠扬的乐曲响过，刘东亮喂了一声，叫了声“党哥”，脸上挂了笑意。

就听见耳机里传来浑厚的嗓音：“兄弟辛苦，有啥事？”

刘东亮脸上绽出灿烂的笑容，说：“我回县上来了，党哥。正往你那儿走，是不是又在哪儿腐败呀？”

被称作党哥的哈哈一笑，声音震动得耳膜嗡嗡响，然后说：“什么腐败，刚下班回家，你嫂子做的臊子面，你也来吃一碗。”

“最多三分钟，我就过来了。”刘东亮说完挂了电话，扬手挡了一辆载人电动三轮，钻了进去，说声：“到土地局家属院。”

小县城的代步工具多数是这种电动三轮，晚上充电，白天拉客，城内远近都是一块钱，经济实惠，很受市民欢迎。近几年也兴起了出租车，数百辆奥拓夏利每天在大街上转悠。

出租车是给车管所缴管理费的，车管所发了正式手续；电动三轮没有手续，也不缴管理费。出租车司机嫌电动三轮抢了他们的生意，就集体闹事，要求取缔电动三轮拉客。政府有关部门经过研究，认为电动三轮影响城市形象，发了一个取缔电动三轮的通告。于是，电动三轮司机也闹事。这些电动三轮司机都是些下层的穷人，数量又比较大，联合起来是一支不小的力量。他们强调的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们电动三轮或者更早的脚踏三轮在街上跑的时候，你们出租车在哪儿？还在娘肚子里转胎吧！至于那么大的铁家伙能不能在人肚子里转过来，就忽略了。

社会总是进步的，出租取代三轮也是必然趋势，政府却不能忽略下层人的感受，为了安定团结，妥协后规定电动三轮可以拉客，但白天八点后到晚上六点前不准进入几条正街。虽然有了规定，电动三轮却在禁止时间内时不时违规跑正街。客人的去处不是三轮司机所能决定的。于是，车管所也多了一条生财之道：扣车罚款！小县城的人们还就是喜欢坐这种机动三轮，方便简单，不习惯坐四个轮子的出租。

土地局家属院坐落在县城东郊，与土地局办公大楼毗邻，里面并排横列着六栋独院式建筑，全部刷成乳白色，金黄色的轨道式电动伸缩门虽然宽，却只留下一个人进出的空间。

刘东亮打发了三轮，进大门，轻车熟路来到党哥住的地方，门虚掩着。刘东亮进去后顺便把门碰上，在缓冲地带换了拖鞋，然后朝一面大镜子里眨眨眼睛，见自己还像那么回事。这才转身走进客厅，就看见党水生正大马金刀地斜躺在柔软的沙发上看电视。刘东亮进门的时候他并没有挪动身子，而是指指身旁的位置，让刘东亮坐下，说：“来了还拿东西干啥……喝茶自己倒……有人给了老哥二两极品大红袍，在茶几上的盒子里，你品品味道怎么样？”

党水生是县土地局局长，长得身材魁梧，一副大嗓门，声音磁性很重，眉眼语气之间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

他身后的墙上是一幅名人字画，内容是苏东坡的赤壁怀古，龙飞凤舞，大气磅礴。超大型的灰色大理石茶几上摆放着各色水果和瓜子花生，一台四十二寸液晶彩电正在播一部电视连续剧。因为情节的吸引，所以党水生只是随便招呼了一下刘东亮。

“也没有啥可带的，就是新疆的一点儿土特产。”刘东亮把东西放下，边说边用纸杯给自己沏茶。他对喝茶没有讲究，两块钱一木锨的茶叶和几百几千块钱一斤的茶叶在他嘴里味道都差不多，更别说什么极品大红袍了。不过，他现在有钱了，也附庸风雅，他边抓茶叶边问党水生：“党哥看的啥电视剧？”

“《大雪无痕》，反腐倡廉的。”党水生眼睛盯着屏幕说。

“反腐倡廉的电视剧有啥好看的，我喜欢看动作枪战片，周润发、成龙、甄子丹、李连杰……花哨得很，过瘾，刺激。”刘东亮信口开河。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人的档次不一样，境界也不一样。你是啥水平，你党哥是啥水平？能比吗？”在小兄弟面前，党水生说话很随便，也不客气。

抓好茶叶，刘东亮边在热水器上接水边说：“肯定不一样……要不然，你党哥当的大局长，你兄弟怎么只是一跑江湖的？”

前几年刘东亮下岗，党水生就对他们战友、人劳局副局长刘武说了，想办法把刘东亮调到事业单位，没料想刘东亮没兴趣，不去。

“是你自己愿意跑江湖，怨不着别人。”

“上一个月班挣几百块钱工资，还不如我卖几天老鼠药挣的多。董祥不要公职下海看病，现在不比谁有钱，过的不比谁滋润？”

“那你就别说自己是一跑江湖的。”

“我就是随便说说……这茶叶好，闻起来都是香的。”

党水生笑着说：“我兄弟进步了，好茶叶都能闻出来，看来新疆没白去。”

“嘿嘿！”刘东亮也笑着说，“你以为你兄弟还是前几年的兄弟？如今鸟枪换炮了。出门至少住四星级饭店……好茶叶算什么，肚子里经常装的是猴头燕窝，生猛海鲜，玩小姐不是极品的不要。”

“你就吹吧你。”党水生见刘东亮趾高气扬的样子，就想打击他一下，问：“你住过总统套房没有？”

“总统套房我是不想住，不是住不起。不过住起来就是比其他房间多几张花花绿绿的纸，也没觉得怎么了不起。”能把钱称为花花绿绿的纸，是刘东亮一大进步，同时也是变阔的思想升华。

“就算这样，再极品的小姐还是小姐，不知道被多少人玩过，有什么意思？”党水生很不屑地说。

“那还不容易。”刘东亮眉飞色舞地说，“我给你说过新疆电视台那位叫红凤的女记者，模样、身材、文化素质绝对上档次，肯定是黄花大闺女。”

“肯定？还是没上手是不是？”

“那还不是迟早的事。”

“看你们一个大局长，一个医生，都说些啥流氓话，也不怕人听见笑话。”像银铃一样好听的声音从厨房传过来，接着走出一位两手端着两盘炒菜的少妇，长得白白净净，身材苗条，不但漂亮，也很有气质。她放下菜盘的同时问候了一句：“小三回来了。”

刘东亮连忙站起来，说：“明芳嫂子好。”然后有点儿尴尬地说，“嫂子耳朵灵得很，在厨房里忙着都能听见我跟党哥说话。”

“声音那么大，像驴叫唤一样，听不见的就是聋子。”明芳笑骂着说。

“嫂子你可别见怪。”刘东亮说，“我和党哥也是闲着没事说笑吹牛，满嘴跑舌头，不是真事。你兄弟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嫂子说是不是？”

“我看不是……你在外面跑，生活作风上不注意，乱七八糟的，可别把你党哥教坏了。”

“嫂子我冤枉啊！”刘东亮表情故作夸张地说，“我党哥是大局长，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事情没经过，还用得着我教？”

党水生在一旁不满意了，说：“你们两个说话，不要把我牵扯进去……面煮进锅里没有？小心溢出来。”

党水生一提醒，明芳“啊”的一声，连忙转身往厨房里跑。一会儿，热腾腾的臊子面就端出来了，明芳还特意把一碗面放在刘东亮面前。

刘东亮摇着手说：“我不吃饭，嫂子。在飞机上坐了几个小时，吃了个盒饭，现在一点儿也不想吃，就想喝水。”

“盒饭能顶什么，把这碗饭吃了，什么时候也学得假模假式了？”党水生训斥着说。

“好，好，我吃。”刘东亮不敢再客气，把放在面前的饭碗端起来。

饭后，刘东亮对党水生说：“党哥，到你办公室去，咱两个在这儿说话影响嫂子。”

党水生一听，就知道小三有事要对他说，不想让明芳知道，笑着说：“你狗日的就是事多。”起身穿衣裳。

听刘东亮这样说，敏感的明芳也察觉出有什么事，说：“鬼鬼祟祟、神神秘秘的，又不知道要干啥坏事！”

“好嫂子，你别多心，什么事也没有。长时间没见，就是和党哥说说家常话。”刘东亮笑着解释。

“快走，快走，我也落个耳根清净……你们那些不上串的话我也不爱听。”明芳摇着手把他们往外打发。

党水生和刘东亮同在一个部队当兵，因为能力的不同，事业的成就也不一样。俩人复员后又同在县氮肥厂当工人造化肥。党水生能写会画，文采好，很快被抽调到厂办公室当秘书写材料。以后仕途顺利，从一个乡的武装干事到副乡长，然后是乡长、乡党委书记，现在是县土地局局长。他在战友中年龄最大，在县上当的官也最大，所以战友们都尊称他为党哥，无形中成了战友中的领袖。

走出门的党水生对刘东亮说不到办公室去了，建中请几个战友在春南的店里吃烧烤，他们有啥话边走边说。

“都有谁？”刘东亮问。

“还能有谁？就是上班族的刘武、耀辉、永生、兴盛，还有建中、李平他们几个。”

凤林也从新疆回来了……我还没问你，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也没打回来电话啊！”党水生问。

“临时决定的。夏雨要到咱陕西旅游，我带她过来了。”

党水生眼睛瞪着刘东亮呵斥说：“胆大！让梅英知道怎么办？你狗日的还是收敛些……现在国家都讲安定团结，家里也要安定团结。”

刘东亮埋怨党水生最初他和新疆的夏雨结合的时候没让他离婚，说这次干脆离婚，和夏雨扯结婚证算了，两面牵扯，里外都不是人。党水生知道刘东亮就是个见异思迁的。上班的时候还没事，下岗后跑江湖，心跑野了，尝着了外面女人的味道。这时候他孤身在外，也不好阻止，就劝他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拆散一个家庭容易，将来后悔了就迟了，还是目前这样维持着好些。刘东亮认为没啥后悔的，夏雨比梅英漂亮，又比梅英有文化，又对他死心塌地的，他不能辜负了夏雨。

党水生语重心长地说：“你是没经过这种事……建中的事你该知道，他搞建筑不比你有钱？人家离婚后第一个找的是二十多岁叫温柔的女大学生，多漂亮年轻啊！最后给留了一个娃，把一大笔财产卷走了。第二个女大学生云妙你也见过，比温柔还漂亮，我看也不保险……老夫少妻的能过好吗？夫妻还是元配的好，过日子没有二心。”

党水生说的是他们另一个战友孙建中。孙建中是搞工程的，人们习惯地称为包工头。他开始时也是那种不太大的包工头，干一点儿民房之类的工程。党水生当土地局长以后的土地局办公大楼和土地局家属院都是他盖的。从那以后就开始承包大工程，算是战友中比较有成就的。

“不说了不说了，说多了烦。”刘东亮摇摇手，然后对党水生说他要借车。

“干什么？”党水生问。

“夏雨到西安来旅游，我不想让她跟旅游团，显得咱哥们儿没档次……党哥说是不是？我在她面前把你党哥吹到天上去了，还跟她说到西安来让党哥给派个高档点的奥迪车，夏雨高兴得屁颠屁颠的。”

“你个狗东西，拿党哥往你脸上贴金！”党水生瞪着刘东亮说。

“哪里。”刘东亮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也是吹捧你啊！我这一吹捧，夏雨崇拜你得很，说这次来一定要见见你……党哥，我把丑话说到前头，你可不能对夏雨起心思！兄弟的文采风度气质都不如你，到时候你把夏雨夺去了兄弟可斗不过你。”

党水生笑骂着说：“你个狗东西说的啥话。把党哥看成啥人了？党哥是正儿八经的领导干部，能干那种事？”

刘东亮也笑着说：“我知道党哥品位高……不过夏雨品位也不低，你见了就知道了。”

“哼，就是天仙，党哥也看不上……你不是要车吗，这倒有一点儿麻烦。”党水生沉吟了一下说，“土地局倒是有几辆车，你想用我那辆奥迪也行……只是最近县上查得比较严，不允许公车私用，我也不想往那个枪头上碰……是这，咱战友李平才把夏利卖了，换了一辆普桑跑出租，车况还可以……就委屈一下，车费在土地局报，行不行？”

刘东亮有点儿无奈地说：“本来想用你的奥迪，也让兄弟显摆一下……不过，让党哥坐蜡的事兄弟是坚决不干的，李平才买了一辆新车吗？”

“也是一辆二手车，县政府退下来的，成色还好，车也便宜。”

说话间，夜市就到了。

小县城的夜市在南街的一条尾巷，这个巷子两边是城市规划以后新建的商业区。商业区毕竟是新建的，白天还比较冷清，一到临近黄昏就热闹起来。锅碗瓢盆的响声，炉子里冒出的火焰，烤肉炒饭散发的香气，人来人往的嘈杂吆喝声使这儿成为一个喧嚣的世界。房子都是新盖的，虽然参差不齐，也有几栋质量比较好的建筑，“老区庄子烤肉”就是其中一家。

县城城郊有一个村，叫老区庄子，是全国的羊皮和羊肉主要提供市场。他们把从农村收来的活羊宰杀，肉供食用，皮子有专门的厂家过来采购。全村几百户，几乎家家参与这个生意，一半以上家庭建有小型冷库。春秋两季是动物生育季节，宰杀的大部分是出生一个月左右的羊羔，羊羔皮是高级服装面料，肉又鲜又嫩，是烤肉的好材料。外地的吃客来这儿品尝烤羊羔肉，都是赞不绝口。老区庄子村口开办了几个大型烧烤店，物美价廉，很有名气。县城这个烤肉店是他们一个叫柯春南的战友根据党水生的建议开的，生意相当火爆。

柯春南复员后一直宰羊和收羊皮，生意做得相当好，刘东亮下岗后跟着他学过几天收羊皮。

党水生和刘东亮被柯春南让进包间，窦凤林和李平、杨永生已经在座，互相招呼以后，凤林问刘东亮：“啥时候回来的？”

“下午才回来。你啥时候回来的？”刘东亮坐下后又反问凤林。

“一个多月了。”凤林身体粗壮，脸上毛孔粗大，给人一种彪悍的感觉。

“怎么住这么长时间？不做生意了？”刘东亮奇怪地问。

“你还不知道？凤林这次有点儿麻烦。”杨永生说。杨永生中等身材，人黑点，戴个眼镜，看起来很文雅。他是县电视台记者，在街道上有生意，不断有新闻稿和小说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在两河县也算个知名人士。

“啥麻烦？”刘东亮问。

凤林没等杨永生说话，解释说：“贩了一车骡马皮，大环境不好，卖不出去，砸到手里了。皮子还在春南家放着，正在寻销路……你有没有关系帮我一把？”

刘东亮摇摇头说：“我对这一行不熟，党哥是大局长，有办法。”

党水生说：“国家治理污染，皮子行业是个大污染源，在大环境下被关闭了。十几万块钱一大卡车皮子，暂时很难处理……再说，他这批皮子质量也有问题。”

凤林摇摇头，很大度地说：“党哥不说这个了……做生意的还能不马失前蹄？也就是十几万，赔了就赔了，下次再赚回来。”

耀辉从门外走进来，说：“又说凤林的骡马皮，是不是？脱手了没有？”

“没有，等你给帮忙销售啊。”刘东亮说。